

一生都在下雨



陈云其 著

香港正之出版社



1988年冬大雪后和同学在校园



89年在京拍《同心曲》和路勤、程勇



和宁波诗人在上林湖



1997年冬参加哈尔滨冰雪节在太阳岛

在爱与生活中咏叹

(代序)

嵇亦工

应该说，陈云其已是一位不太年轻的青年诗人了。早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就以自己独具一格的军旅诗，步入诗坛，并成为我省及全军有影响的军旅诗人之一。最近，他在香港正之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的诗集《一生都在下雨》，又从另一个角度，为我们呈现出心灵深处的另一层面，使我们有幸听见他在爱与生活的徜徉中所吟唱的那些真诚且炽烈的咏叹。

“爱情”这一人类恒存之谜，古往今来，曾诱发过多少诗人之为之如痴如醉般地诵唱、讴歌，且又如梦如幻般的苦思冥想，总试图将其诠释或破译。可又有谁能一语中的？陈云其自然深晓熟知这一点。因此，他像所有优秀的诗人那样，对此未做任何结论性的笨拙解答，而只将人们爱情中感悟到的却无法（或尚未）用语言表达出来的细微情绪，借以自己独特的见解和娴熟的诗艺，以及与众不同的新颖意象，生动而逼真传导出来。《曾经》、《也在水一方》、《不题》、《致爱人》等一些诗中，我们都能领略到这一特色。

在陈云其这本诗集中，爱情诗章所占篇目并不多，但篇篇均显得饱满、深邃且富于哲理思辨，充分显示出诗人笔力与思想的成熟。诗中所呈现的纤柔细腻且激越跌宕的情感之流，完全渗发于作者的心灵底层。换言之，是闪烁在诗人生命之上的精神之露。由此，它们蕴涵着巨大感召力和震撼力。这就是陈云其作品耐人咀嚼且动人心扉的力

量所在。不过，陈云其比一般作者更为高明或机智之处，主要在于他对“爱情”这一千古之谜，未做任何诠释，只是巧妙地运用象征和暗示，形象地表达出来。让人看似在作回答，而实质却提出疑问，把读者带向更深远的思考。在《爱情》一诗的结尾，便能体察到这种表达方式：

那永远得不到的

我们流着泪叫它爱情

在这里，陈云其没下定义，也没打上句号，而只是把这一恒存之谜提了出来，让读者有所思，让读者以自己的经验来加以充实或解答。事实上，纯粹完美的爱情，在这纷繁杂沓的人世上怕也实在难求，或者说压根就不复存在。正因为如此，人类才会一代又一代地苦苦呼唤着，孜孜寻索着，盖莫如是。这类锦绣诗文，纵然垒迭成山流芳百世，然“爱情”依旧无法抵达。难道不是这样吗？

自然，陈云其胸中所抒发爱意，不是狭隘媚俗那类，而是与精神并行的那种大爱。它包容着人类共同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真、善、美。基于这种大爱，陈云其写下了一批沉着、凝重且不乏锐气的生活诗。翻开诗集，我们随处都能感触到这类诗的金属光芒。它使人联想到一个脱去伪装服（甚至肉体）的精神斗士，或一柄由思想铸成的青铜剑。

对于一个严肃的诗人来说，生活就是他的一面镜子。同时，他又必须用全身心的爱，去不断擦洗这面镜子，为着保持那不掺假的真实。这是从泥沙俱下的江河中，汲取一滴纯净的水那般艰难。但必须坚持这种态度，方能拥有真正的生活。陈云其自然做到了这一点。他在经历了“一

生负重的风雨”（《短歌》）和“整个冬天都充满惆怅”（《黄羊》）的磨砺之后，实现了自我超越，说出了“人所拥有的我都能得到 / 人所不为我亦能经历”（《内心独白》）。“为了让我永远 / 相信美好的事物”，他严肃《告诉自己》：“要经得起磨难”，“要对荣誉避退三舍”，哪怕无辜的灾难压顶，也只能使他加倍挺直腰杆，坚定信心。当那曾经的自我梦幻般的虚假，被现实彻底粉碎之后，他或许感到过困惑和苦闷，但决没有绝望。他从那些“美丽的碎片”中，辨认出真正的生活，“竟是如此可爱”。现在，即使可爱的生活一时或永久被尘垢和乌云深深笼罩，他也会忠贞不二地坚持着：

那么让我来陪伴你永远的黑暗

如一棵忠实的樱桃

陪伴初夏的天空一样

这就是陈云其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来自于他长期地对于人生的思考，自我审视，以及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最终形成一种观念，一种势态，一种鞭辟入里的勇气。由此，在这混沌尘世，他能清醒地分析是非、把握真伪，义无反顾地独树一帜，成为一个在众多“坏消息”中长大的好孩子”（《莫名时刻》，从首先“必须战胜”自己（《关于苍蝇》），到“透过你我看到自己”（《祈求》）”，陈云其在生活中经历了这样一种变化过程，最终到达了全然之境。在思想情感方面，也显示出深沉、超然、纯净之美。在《一朵花的九种变化》中，我们能够明确地把握住他对生活咏叹的主旋：

像一支遥远的歌谣

引导我走进种满月亮的家园
让我亲近自然，亲近河流山谷
让我由衷地感谢生活
躬身耕作泥土……

一个优秀的诗人，不仅心灵中充满不败的大爱，对生活始终保持一份严肃且真实态度，在艺术上，还应勇于创新，不断突破自己和时代。这一点，我们在《一朵花的九种变化》、《日影下的面孔》、《乌鸦》、《看见蜥蜴》、《意象和我》诸诗中，欣喜地看见了陈云其艺术方面的突破和变化。可以说，这些诗作是这部诗集中的精品。由于篇幅关系；我不想在此妄加评论。况且精致的作品，纯美的艺术，亦是无法评估的。还是让读者独自去品尝、体味、见仁见智吧。但无论如何，这部诗集，已如实地告诉我们，陈云其创作思想、写作技艺已摆脱旧窠，到达一个更高的全新领域，这就够了。

一朵花不仅仅代表一个季节
一朵花是生命永远的诱惑

我们为之奉献一切的诗歌事业，何尝不是我们生命永远的诱惑？！我们祈愿并坚信，在将来的岁月里，陈云其将会在爱与生活中，吟唱出更多更纯美的咏叹，奉献给我们这个期待阳光、渴望美好的世界。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写于杭州庆丰村

云其散记（代跋）

力虹

认识诗人陈云其已有十五个年头了。记得1983年春在杭州松木场，省作协团体召开首届青创会，迟到的陈云其带着一位清纯可人的少女翩然而至，引起与会者注目。

当时的他，刚以长诗《我，属于海》一鸣惊人，被从福建海军调到东海舰队政治部。春风正暖，马蹄亦疾。满嘴老兵油子式的北方话一路侃下来，酒酣夜深时分，竟吐露出一口地道的宁波方言！追问之下，云其告诉我，他出生于舟山沈家门，而祖籍竟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鄞县姜山镇。也许正是从这个乡谊开始，云其与我，十五个风雨岁月中，真正做到了荣辱与共、生死不弃——十五年，对于历史来说，是太短暂的一瞬间，而对于从青春年少走入不惑之年的生命来说，是何其漫长啊，漫长得近乎残酷，不忍回首了。当云其把他打印好的《一生都在下雨，重印后记》交给我，并嘱我写几句什么话的时候，几张白纸在我手中竟如此的沉重。十五个春秋，王榭堂前燕飞尽，余尘冷，人尚在——这一切，除了要感谢云其那兄长般的关爱一直支持着我之外，更要感恩的，是诗歌那圣洁的血脉把我们时时浇灌，根叶相连。

青创会后，云其在宁波安了家。每逢假日，我常去他谋职的东海舰队司令部驻地游玩。世外桃源般的东钱湖畔，春天花木乱眼，秋日金桂满地。秋风起时，云其总会扫桂论酒，满满的一大罐，或送人，或邀友共享。其间，使我结识了诸多军中秀才和几位文韬武略的将校。桂酒飘香，诗思泉涌；老友新朋，不亦乐乎。此时的云其，凭借他在福建海区浸淫六载的传奇般的水兵阅历和超凡的创作才华，

在全国各大报刊连续发表了《在深蓝色的疆域》、《金锚飘带》、《蓝天鸽》、《六月，我们在海上》、《台风季节》等一系列以海军、海洋为题材的组诗，并荣获“海军优秀创作奖”和“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

“蓝天鸽从我们的蓝披肩起飞 / 蓝天鸽要飞向蓝天去 / 要飞向 / 燃烧的蓝眼睛……”（《蓝天鸽》）是的，一时间，诸多报刊的诗歌版面和广大读者的眼睛，都被云其席卷而来的蔚蓝色的诗情所打湿。湿漉漉的、海腥味的、充满男子汉血性的水兵系列，给中国的诗坛注入了一股强烈的大海气息和鲜活的生命元素。当时的评论，把海军的陈云其和四川的李钢同誉为中国当代最优秀的海洋诗人。

八十年代的中国诗坛，真是黄金岁月啊！陈云其和许多青年诗人们一起，以其独特的经历（包括历史的重负和苦难所留下的印鉴）、独特的视角和独特的想象力，在当代诗歌这一尊铜鼎上刻下了自己的贡献。

1986年3月，正值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云其受总政委派，与几位作家一起重走长征路，以艺术的角度重新体验当年红军在人类的生命史上最辉煌的苦难历程。

走完长征路归来，云其又黑又瘦，并且一反常态，变得沉默寡言。我本想听听他擅长的侃大山，这次货真价实的千山万水，侃起大山来怎生了得！但看他一脸庄重的样子，我心里猛地一动。云其把一顶红军竹笠挂在书房墙上，拿出一张从瑞金到延安一路积攒过来的邮戳明信片送我，说道：“力虹老弟，人生中有这么一次经历，值！”此刻云其，少年豪情似已退去，平添了几分早来的沧桑感。

史诗般的、具有交响乐壮阔的构思、全景式的画面、缤纷的意象和辉煌的乐感的组诗——《复活的草地》，便

是云其重走长征路后所得的硕果。记得他拿来刊有这部组诗的《昆仑》杂志给我看，一读之下，如洪涛决堤，醍醐灌顶，其艺术冲击力和震撼力令人难以用另一种文字形式来表达。直到今日，我还不敢轻易地用语言来说这组大诗的全部价值。这是人的生命在最极端的绝境里、在如山的尸骨、如河的血泊之上唱出的壮丽悲歌！长歌当哭，唯有诗人；以现代诗歌那种生——死，辉煌——悲哀二元对立结构（这种二元对立也是现代西方哲学最深刻的母题）在盛大的复式乐章中全面、综合地展现，唯有《复活的草地》！

《复活的草地》的创作过程，使云其经历了一场难产般的巨大阵痛。它标志着陈云其诗歌创作的第一阶段，即“抒情时代”的结束，接踵而来的是他创作生涯的第二阶段，亦可称之为“理性时代”。此时的云其，身处部队最高艺术殿堂，出入首都高层文化圈，以他的耿直豪爽、善良仁爱博得了“海豹”这个浑名。当时，我先去北戴河参加《青春诗会》，后到北京上鲁迅文学院，曾专门去海淀区魏公村的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他的寝室住了几夜。当时的解艺文学系云集了全军最优秀的青年作家、诗人和评论家，云其是一班之长，从教授到同学，言必称“海豹”，威望甚高。深夜，我翻阅堆满他桌上床头的书刊，发现除诗歌外，云其已开始向小说、散文、影视等领域全面出击，收获不薄。那段时期，我在城东朝阳区鲁文，他在城中魏公村解艺；我不会喝酒，他酒量有限却常常邀友豪饮，兼之抽烟；一边拼命咳嗽，一边大声吐痰。那时节，思想活跃，言论无忌；指点江山书生本色，嘻笑怒骂皆成文章……怪不得，云其一提起这段美好的时光总想流泪。他在《重

印后记》中说：“诗歌的大好年头已经过去”！我知道，指的是什么。

1989年5月，我重返北京。临行前，同时给几位友人拍了电报。危难之时，总希望会有人来接站。下车出北京老站，唯有云其一人独自守候着。他一身便装，留着长发，眼睛布满血丝。我们默默地步行，经过长安街，经过为全世界所瞩目的天安门广场；向右拐进府右街，经过中南海红墙……一直到北京大学。这条路真长啊，似乎走不到尽头。如今回想起来，我和云其当年默默步行走过的这条路，确实将长过我们短促的生命之廊。

那月底，云其来到北大研究生楼我的住处告别，说是将去大西北。我明白，此时此刻，这一别千重关山，万里云月，不知何时再能聚首。我送他到校门口，他用兄长般的口气对我说了一句：“你也该回去了。”

几年以后，当遭受了种种磨难的我们有可能重新相聚时，我才得知，云其的那次西北之行，从鄂尔多斯草原到腾格里沙漠，从阿拉善到青海湖，一路风声鹤鸣，险象环生。渡尽劫波兄弟在，已是万幸了。

这些年，云其和我都不再写诗了。面对成批应运而生的媚俗文人，我们面临的困境是前所未有的：既不敢轻易地接近诗歌，惟恐轻佻的手指亵渎了她的神灵。又象一只金丝鸟，太珍惜荣誉和名声，怕的是哪棵树枝上落下鸟粪，沾污了自己的羽毛。因此，不合作、不捧场、不凑热闹，这“三不主义”便成了诗人们遁世隐逸、独善其身的旗子。但是，这面旗子毕竟是悲怆的、孤独的，在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的商业一条街，乍看上去，真有点前期遗老的味道。

1993年，我寻着云其流浪的轨迹，也来到了粤西一个

叫做海陵岛的开发区。自称“作别了诗坛”的陈云其，白天坐在集团公司的空调房间内，策划巨大的投资项目，轿车如流、美女如云；夜晚，等到曲终筵散，回到饭店的寓室中彻夜难眠，翻来覆去煎熬着他的，还是那个不死的诗魂。于是，在劲歌狂舞的“特奇特”夜总会，在浴女如鲫的南国海滩，他总会情不自禁的扯着嗓子，怒吼出一串诗句来，直令肠肥脑满的阔佬和卖笑女们瞠目结舌！目睹此番情景，我不由得潸然泪下。

过了一段时间，我因故离岛赴深圳，便与云其断了音讯。后来，在报上得知，他在海陵岛搞了一个全国性的文艺界大活动，因某种原因轰动一时；再后来，因中银公司倒闭，祸及城池，投资项目冻结，公司人员鸟散，云其孤身一个回到了宁波老家。

自从那个历史性的夏天之后，云其这一头充满灵性的海豹离开了属于他的辽阔海洋，被命运随意抛置在一个思想枯竭、物欲充塞的陌生世界。事业和生活的突变，反反复复地烘烤着这匹渴望蓝色的海豹，犹如上帝手中的命运之鞭无情地抽打着一个诗人滴血的灵魂。云其他自己也承认：“物欲强大的力量无坚不摧”，作为世俗社会的活动变形人，他说自己已成了一个“被物欲所俘虏者。”

但是，鹰飞得再低，它毕竟是鹰。某一个黄昏，一个远方的久未谋面的朋友来了一封信，信中提到诗集中的几行诗句。云其突然流泪了。在这一瞬间，他似乎明白了，诗歌——作为人类最古老、也是最先锋的精神创造的极终意义；也明白了，诗人——作为本世纪最后的精神贵族的价值所在。于是，便有了这本《一生都在下雨》的结集和重印。我觉得，这是陈云其渴望冲决物欲之城，真正深刻

地创造性地表达自己的“心灵时代”的动作。完全可以想象，为了迎接“心灵时代”的到来，云其的内心世界曾经经历了何等酷烈的煎熬和搏杀啊！

黑格尔在其巨著《美学》中说道：“抒情诗人把最具实体性的最本质的东西，也看作是他自己的东西，作为他自己的情欲、心情和感想、作为这些心理活动的产品而表达出来。”从抒情到理性，再从理性到达心灵，这是一个朝圣者一生所能够经历和达到的全部的痛苦历程。我们看到的《一生都在下雨》中的作品，是纯粹意义上的现代诗歌。诗人要告诉我们的，远比字面上所表达出来的要多得多。当我读到首篇《内心独白》“请让我保持欣喜和温柔 / 无论阴霾或者晴空 / 请让我由衷地激动 / 看见一只飞鸟 / 怎样从平静的水面突然升起”这样的诗句时，我内心的感动是无法形容的。古人盛赞绝佳诗章为“不著文字，尽得风流”，那只“飞鸟”，携带着诗人的全部性情，从平静的水面突然升起，岂不是佛学大师所称颂的“无限禅意”吗。凡读过尼采自传《瞧，这个人！》的人，都会记住这样的话：“正是在我的生命遭受极大困苦的那些年，我放弃了悲观主义，自我拯救的本能不允许我有懦怯的、软弱的哲学。”这段话，也许正是解读这部诗集的一把钥匙。

我一向认定，最好的诗，一定用最简洁的语言，以最简练的形式写出来的。贝尔在《艺术》一书中说过：“艺术品内的各个部分和素质构成一种纯粹的关系，这种纯粹仅向有审美力的人展示。”我认为，这种纯粹的关系，便是由最简洁的语言和最简练的形式所构成的。这本诗集中的诸多篇什，正是具备了这种纯粹的品质和关系，才使我们读出了文学表层下面的巨大“冰山”，感悟到了语言之

外的博大深邃的另一个世界。除《内心独白》外，诗集中，我最为推崇的还有《谈论往事》、《发现》、《轻轻诉说》、《春景》、《在夏夜》、《河边女孩》、《还我镰刀》、《菊花》、《海盗》、《日影下的面孔》、《一朵花的九种变化》《田园之歌》等。至于具体的评述，亦工诗兄在重印序言中已有评论，我这里不多写了。

读完诗集，再读云其的《重印后记》，我的目光停在“一生都在下雨”这个颇具悲情意味的书名上。不由得使我想起了一个曾反复思考过的问题。我们中国的诗人和作家们，在当今这样一个新的世界文化格局所限定的人类环境中，到底能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要么你不弄文学，甚至不读书，否则你就根本无法绕开或回避这个问题。

这真是一场跨世纪的煎熬！在云其这本貌似轻歌曼调的诗集中，我每每能读到这样的诗句：“请给我死亡吧！/ 无悔的日子 / 灵魂闪烁着光辉 / 让我的儿子跨过我的身体 / 让生命坚强地歌唱”、“要告诉自己的实在太多 / 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着 / 直到有一天我们衰老 / 直到死亡来告诉我们”。而《看见蜥蜴》一诗，通篇皆是预言般地描述诗人死后看到的情景和得到的满足与快乐！这使我想起了那些对死亡作出过勇士般反应的伟大灵魂：但丁、尼采、凡高、萨特、当然还有鲁迅先生。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的精神正是超越了死亡，才使文明之火永不灭寂。

愿云其的《一生都在下雨》能滋润我们业已枯竭的心灵之树！

1998年2月31日子夜于土地巷寓室

目 录

- | | |
|----|-------|
| 1 | 内心独白 |
| 4 | 谈论往事 |
| 6 | 生活态度 |
| 9 | 街角的风景 |
| 10 | 新年 |
| 12 | 发现 |
| 13 | 寂寞 |
| 14 | 告诉自己 |
| 16 | 依然是风景 |
| 17 | 微语 |
| 18 | 咖啡女郎 |

18	轻轻诉说
20	雨夜在湖畔独自行走
22	杯 子
23	风中凝望
24	春 景
25	地 球
26	在夏夜
27	月亮月亮
28	曾 经
30	也在水一方
32	不 题
34	短 歌
35	安 慰
36	致爱人

36	毕业题赠同学
39	悼一个溺水者
41	送朋友飞赴美国
42	没去泾山而念及茶道
44	宿雁荡山赠叶坪
46	给杭州小红
47	那一边
48	天 籁
49	四月七日在旅途
51	河边女孩
53	棕色皮肤
54	早 晨
56	黄 羊
58	还我镰刀

60	消 息
61	隔壁的门
63	热爱祖国
67	祈 求
69	关于苍蝇
71	想 法
73	茶 壶
75	非 马
77	对椅子的研究
79	菊 花
81	海 盗
83	莫名时刻
85	爱 情
86	断 街